

【明慧网】在司法界工作四十年，在高等法院工作近三十年的古金男先生，是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的法官。他乐观随和，虽已六十五岁，但精神饱满、皮肤细嫩光滑、头发乌黑。然而八年前，他却是头发半白。他说，这样明显的转变，是因为修炼法轮功。

古金男先生自幼身体不佳，上初中二年级时，就因为身体不好辍学在家，协助务农。当兵时，因为心脏的问题，做了文书一类的轻松工作。期间他自学参加国家考试，最后考上了司法官。工作一路顺利，但身体仍然不好，遗传性支气管病，鼻子过敏，虽经过开刀，鼻子仍会不自主地流出带有异味的脓水，不见好转。

■ 古金男法官（左一）清晨在公园炼功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日，朋友送来一本《转法轮》。这位朋友因癌症，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就因为炼了法轮功，身体从奄奄一息到生龙活虎。他亲身见证了这神奇。朋友离开后，他一口气看完了半本书，就这样，踏上修炼的路。至今八年了，他的身体返还年轻状态，甚至比年轻时还要健康。

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道德标准的提高是重要的一环。法官工作繁重，压力大，精神紧张。很多法官就是因为压力大而选择了退休。然而学炼法轮功后，古金男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他开心地介绍说：“现在我身体健康，头脑清楚，工作效率高，无论多棘手的案子，没有处理不掉的。”

古金男先生以“真、善、忍”为处世原则，凡事要求自己替别人着想，人际关系很好。法院在分配案件时，麻烦的案件总是不受欢迎，但古先生无论分到什么案，从不计较。审理案件时，他总能为当事人与律师着想。比如，当事人有疑难，希望法官调证据，这样就加长了案件审理时间，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但他总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体谅对方的心态和要求，尽量做到；律师有时手上案件多，时间冲突，他总是给予方便，配合律师的时间。当事人和律师感受到古金男法官的认真、亲和，审理结果也令人信服，赢得很多人的信赖。

法院中有律师和当事人联合选任法官的机制，古金男是高分院中被选任频率最高的法官。在高分院近三十年的时间，比古金男先生后来的同事纷纷办理退休，而他至今精力充沛、乐在工作，还没有退休的念头。（文/夏昀）◇

法院中有律师和当事人联合选任法官的机制，古金男是高分院中被选任频率最高的法官。

在高分院近三十年的时间，比古金男先生后来的同事纷纷办理退休，而他至今精力充沛、乐在工作，还没有退休的念头。（文/夏昀）◇

发生在辰溪的善恶有报小故事

【明慧网】恩将仇报眼睛瞎

中共恶党夺取政权时，湖南辰溪县修溪乡的小乡书记（相当于一个村支书）汪改新（音）为人厚道，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村民办一些好事。村子里有一户姓龚的人家，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男主人人生了一种病，浑身浮肿，丧失劳动力，一家六口人贫困交加，饥寒交迫。汪改新出于个人良知，每年设法接济他们一家。

后来恶党发动“文化大革命”，清除党内异己，汪改新受到“造反派”们的揪斗，龚姓人家的儿子代管（音）为了讨好恶党向上爬，和其他“造反派”把汪改新的耳朵打得血肿，还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去踢他，导致汪改新大块大块的便血，最后汪改新含冤离开人世。汪改新死后恰好就埋在代管家的田旁边。

后来有一天，代管去田里犁田，突然看到汪改新从田埂上向他走过来，接着自己的眼睛一下子就瞎了，在以后的日子代管去过很多地方治疗，但是眼睛就是治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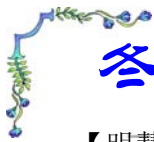
就这样，在中共恶党的毒害下，一个因为不相信善恶有报的人因为恩将仇报受到报应，成了瞎子。



找谁收钱最放心

【明慧网】俺们山东这地方，小青年结婚举行婚宴时，门口放一个红色的纸壳箱子，来宾往里塞红包，找专人看着帮着收钱。

那么用谁来收这钱？谁值得信任？还真是个伤脑筋的事。如果是婆家和娘家合办婚宴，这个收钱的人就更不好定了。因为这个发生矛盾是常有的事。现在好了，找一个信“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弟子来收钱，谁都放心。俺姑娘是大法弟子，被人家悄悄请去，收过好几回钱了。人家还夸奖她哪：“现在咱中国，你们是最值得信任的人！”（文/岳秀）◇



冬天里的故事



【明慧网】又到北方飘雪的季节，我的思绪穿过沉沉黑夜，一次次落入那片山峦野涧间。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已近年尾，家里人因坚修大法被恶党歹人强行绑架关押进沈阳市龙山教养院。刺骨的寒风中，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步履沉重的去探视苦难中的亲人，山里的风呜咽的吹着，教养院死寂的出现在眼前。第一道坎就是门卫室。门卫通常说了不算，由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一、二大队恶警队长出面“把关”，十次中有几次是不允许见的，不让见时也就是家里的亲人在受严重摧残折磨的时候，为封锁消息而被拒之门外。这次来的早，门卫室中的老年警察见其他家属未到、恶警队长也还未露面，就让我坐下来等。我一点点的给他讲大法真相，讲这场镇压迫害的邪恶无理，他始终表情麻木的在说：“我见的多了，那里面……”下颌抬起指指院内远处龙山教养院关人的楼群，那神情既司空见惯又欲言又止。不知何时，身边的椅子上蹲上来一只猫，长长的白皮毛已肮脏成灰色，每次来，每次几乎都能看见它。这是这屋专养的一只动物。乘老年警察闭目静养之机，我小声对那猫感慨道：“去山里农家寻生路去吧，离开这邪恶的黑窝。”

这一次允许见了，又赶上马上是新年，与亲人对坐在会面的餐厅里，十几名男狱警黑压压的在四周虎视着，亲人被迫害的身体很瘦很单薄，脸浮肿着。问了里面迫害情况，心一阵阵痛，信真、善、忍何罪之有？！做好人何罪之有？！谈话间互相鼓励坚定修炼，也急急的抢时间和机会说着外面的消息。就是那一次远远的看见了后来被中共恶党残暴虐杀的高蓉蓉，亦是同样被摧残的极其瘦弱，听说，因她的善良、坚忍、无私，连普教们都称她有着透明的“玻璃心”。

会见结束，离开教养院阴森的关押楼，要走一段长路才能出大门，顺着山路走时，空气凛冽的似乎凝固，好在太阳高高照耀着。路两侧是厚厚的雪，突然，一只猫跃到脚前，白的茸毛雪般洁净，随着人的脚步在正前方跑跳着，但与人总是保持着一米远的距离。我随声对它说道：“去农家落脚吧，离这院远点。”与我同去的同修笑了——今天这人怎么总是对猫说话。那猫不肯离开，继续在前面“跟”着，且“咪、咪”叫起来。于是，我对猫说：“记住大法好吧，你也会个好未来！”那猫停顿了一下，又随着人的脚步往前跳跃，一边轻声叫着一边在地上翻滚了两下，同修笑出声来：“它能听得懂？”我认真的说：“听懂了，它怪我没说完。”于是，我认真大声说：“这场迫害是邪恶的，记住法轮大法好！记住法轮大法好！如果你记住了，就离开吧。”随着我话音终止，白猫轻盈的跳起，落在路边路灯基座上，蹲在上边，面向我们连声叫。同行的同

修很吃惊：“众生真的都是来听真相的，小小的动物都不想被落下。”

我们脚步没停继续往前走。走出几米远处回头看那只猫，它蹲在那又冲我们叫，再走出十几米再回头，它又叫，就这样只要我们回头望它它就连声叫，且一直蹲在那目送我们，快出大门时我们最后望过去，空旷的晴天雪地间，它已如一团洁白的绒球，叫声随山风隐约飘至。

零四年的五月中旬，我再一次去龙山教养院，是听说沈阳大法弟子王秀媛被龙山教养院及沈阳大北监管医院迫害致死，因替家人担心，急急赶到教养院。这次却见大门紧闭，小门都关死了，门柱上贴了一个大的公告，称：会见餐厅要重新装修，取消一切接见，何时准许另行通知。因深知龙山教养院迫害大法弟子的残暴，山沟野地里豁然亮出硕大黑字，让人顿感恐怖与阴邪，“这一定是在说谎、在掩盖。”我拍着铁门的栏杆，老半天，守门的老警察走出来，我问：“到底怎么回事？”他半抬着眼睛说：“装修……”我打断他：“不可能，他们肯花那钱？还不够自己黑的呢，王秀媛的死是怎么回事？”他有些吃惊：“你哪听说的？”“大街上的人都在说，开开门我要进去见家人，这么邪恶的地方……”没等我把话说完，他急转身退回屋。

之后，没几天就听说高蓉蓉被龙山恶警唐玉宝、姜兆华电击毁容，电击时间长达七、八个小时；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里，高蓉蓉被囚困在沈阳医科大学，沈阳市至辽宁省的政法委、六一零操纵辽宁省检察院为沈阳市司法局、龙山教养院及至唐玉宝之流撑腰，高蓉蓉继续受摧残迫害；之后，高蓉蓉被营救，辽宁公安、司法授命于中央政法委罗干、公安部周永康，对高蓉蓉及营救她的善良正义人士进行大肆通缉、搜捕；上至机场、海关，下至社区、街道，黑风恶浪翻涌；之后，高蓉蓉再遭绑架，罗干亲口令：

“处理好”，浑身沾满法轮功学员鲜血的马三家女恶警苏境、赵来喜、沈阳张士教养院史凤友等秉其邪主子旨意，在国际社会注目下公然将高蓉蓉虐杀；每每看到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酷刑展板上高蓉蓉朗然的笑颜及被电击黑焦的脸，强烈的反差总是让我凄然泪下，她好似在述说什么。依稀仿佛间我的思绪又会回到阴风切切的沈阳龙山教养院，披着人皮的唐玉宝、姜兆华、苏境之流真的不如一只动物！小小猫儿都能有灵来寻真相，那些仍在迫害大法弟子不肯悔改之徒，最后只能去做中共恶党的殉葬品了。

送您一句真言 为您生命永远
愿您明白真相 全家幸福平安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